

全民阅读优秀项目推介启动

为总结推广全民阅读活动中涌现的新鲜经验、典型事迹及优秀组织形式,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围,国家新闻出版署近日启动2021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推介工作。据了解,活动将遴选推介主题阅读、公共服务、社会推广、数字传播、组织协调等五类全民阅读项目。(史竞男)

8

从康巴人生存哲学进入 从康巴人生存智慧进入 从康巴人生存心境进入



甘子日报
GANZI DAILY

康巴周末

文化视野

2021年9月17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杨蓉 设计 李强

诗话醉语

杜甫诗歌的承传

◎朱美禄

祖先崇拜,已经内化到每个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唐代大诗人杜甫也未能例外。杜甫,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曾任左拾遗,是西晋杜预十三世孙。杜预允允允武,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是现存最早的关于《春秋左氏传》的注解;曾出任镇南大将军,镇守荆州,推动了晋又吴的统一战争,被封为当阳县侯,堪称一代名将,死后被供奉在文庙也被供奉在武庙。对于这样一位祖先,杜甫自然不会忽视。在开元二十九年寒食节那天,杜甫写过一篇《祭远祖当阳君文》,表达了追远之思。在《惜别行,送向卿进奉端午御衣之上都》一诗中,杜甫也说道:“尚书勋业超千古,雄镇荆州继吾祖。”唐代将领卫伯玉,在代宗广德年间拜江陵尹,充荆南节度使,寻加检校工部尚书。杜甫这两句诗,既是对卫伯玉的恭维,也是对自己远祖杜预的赞颂。

杜甫的祖父,名审言,曾与崔融、李峤、苏味道一起合称“文章四友”,其中以杜审言成就最高。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说:“初唐五律,必推杜审言为作者。”对杜审言在五言律诗形成上的贡献以及创作上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杜甫最有名的律诗作品是《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萍。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诗歌刻画了江南早春景色的秀美,也写出了宦游思乡之情,胡应麟赞道:“初唐五言律‘独有宦游人’第一。”对于这样一位杰出的祖父,杜甫曾道:“吾祖诗冠古”,洋溢着引以为荣之情。

杜甫家族长期以来“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到了他祖父这一代,因为能诗,便又增添了一个新传统:写诗。诚如南宋赵蕃所说:“究其所源流,盖匪一日基。有如审言门,遂至杜拾遗。”元初王义山也曾说:“少陵元是谁家数,衣钵当初自审言。”杜甫家族写诗传统对杜甫影响很深,他在《壮游》一诗中夫子自道:“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少年杜甫,文名彰著,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别人家的孩子”。长安十年的困顿,使杜甫体会到了人生的艰辛,写出了一些反映自己已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诗歌题材发生了变化,再现了动荡流离的社会现实,具有史的认识价值,被誉为“诗史”。需要指出的是,杜甫诗歌在对社会现实书写的同时,也是对家族诗



歌传统的发扬,难怪清人郑鸿评道:“渊源家学千秋继,不愧诗名在杜家。”

杜甫育有两子——宗文、宗武,杜甫的儿子对于作为家学传统的诗歌又继承得如何呢?作为一个纸醉金迷的父亲,作为一个“清词丽句必为邻”的诗人,杜甫当然希望儿子能写诗。杜甫所谓的“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其实只是说说而已,并不能当真的。他在《宗武生日》一诗中说:“诗是吾家事”,明显有希望儿子能继承家族诗歌传统的意思。那么怎么样才能写好诗歌呢?“熟精《文选》理,休见彩衣轻。”杜甫认为要多读书,特别是要精熟《文选》,而不要追求物质享受。在《水阁朝霁,奉简严云安》一诗中,杜甫也

说:“呼婢取酒壶,续儿诵《文选》。”由于杜甫多次强调阅读《文选》,南宋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指出:“《文选》中求议论而无,求奇丽之文则多矣。子美不独教其子,其作诗乃自《文选》中来,大抵宏丽语也。”这样说来,《文选》不但是杜甫诗歌的宝库,也涵养了他的诗歌风格。由于经典具有永恒的魅力,“后追进取而非晚,前修久而未先”,除了自己运用之外,杜甫还对儿子一再强调要把《文选》读得滚瓜烂熟。

强调精熟《文选》,其实杜甫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小儿子说的。杜甫两个儿子的命运不尽相同,南宋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指出,杜甫诗中“无一字及熊儿,故余疑宗

文失学。”所谓熊儿,是宗文的小名。其实也不是没有提到宗文,杜甫就写过《催宗文树鸡栅》一诗,不过是催宗文干活,而不是催他读书。所以刘克庄又说:“长子宗文者,传记乃不言其所终,岂竟失学,遂无闻欤?如‘树鸡栅’之类,必非精《文选》者。”杜甫在《遣兴》一诗中称赞小儿子宗武道:“驥儿好男兒。”所谓驥兒,乃是宗武的小名。宗武何以被称赞呢?因为在杜甫眼里,儿子牙牙学语之时就“诵得老夫诗”。杜甫在《又示宗武》一诗中道:“覓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试吟青玉案,莫羨紫罗囊。眼日从时饮,明年共我长。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十五男儿志,三千弟子行。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这年宗武已经十五岁了,孔子“十有五而至于学”,所以杜甫希望儿子潜心向学,见贤思齐;对于他学问上的进步和身体上的成长,杜甫都表达了作为父亲的欣喜。

关于杜甫家族作诗的传统,南宋黄力叙概括道:“要知是家传,审言以杜甫。传之而又传,衣钵传宗武。”但遗憾的是,宗武诗无一字存者,看来他未能克绍箕裘。清代查慎行所谓的“宗武学能传杜老”,可谓不实之词。苏轼评价儿子苏迈道:“传家诗律祖,已自过宗武。”一方面反映了苏迈能继承家学胜过宗武,另一方面又表明了苏轼的欣慰之情。元代李昱说:“已知子可为宗武,更愿孙能继审言。”这是对儿子不过如此失望的表述,但把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希望孙子像杜甫一样,能继承祖父的笔墨遗风。清初初稿宗孟则直言不讳地指出:“忆老杜,誉儿堪鄙。宗武诗谁记。”因为宗武并无文字传世,故而批评杜甫对儿子的夸耀并不可取。对于杜甫家族的诗歌传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足见这一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成了历代诗人热衷言说的话题。

杜甫是唐代诗歌的巨擘,推动了中国诗歌的发展,可与日月齐辉。作为子孙,他光耀门楣;作为父亲,他对儿子寄予希望也再正常不过了。但遗憾的是,诗书传家久是一种美好的愿景,普遍的情况则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杜甫儿子默默无闻,原因固然很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他们好读书的年龄,爆发了“安史之乱”,能苟全性命于乱世就已经不错了,焉能有别的奢求?因此我们没有予以苛责。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但是生而为人,就应该无条件地自强不息,至于结果如何,就姑且随缘吧。

乡村物事

枇杷花里闭门居

◎张秀云

那年夏初,我在杭州某院的家属院小住,院内有许多两米多高的小树,叶子碧绿厚实长似驴耳,枝头缀着许多鸡蛋大小的青果,没过多久,果实变黄,便有人架梯采摘,一问,方知是枇杷果。我获赠一捧金黄的果实,掰开来,里面是几个深栗色的油亮的核,果肉入口细腻甘美,滑软多汁,甜中微微带酸,滋味非常好。

枇杷是亚热带水果,北方向来种植者少,去年秋天,我到城北一个叫水木清华的小区访友,无意中竟看到许多枇杷树,原来,因为这树四季常青,被开发商当成景观树种了。时逢深秋,浓绿的大叶间,已有簇簇棕色的花蕾举出来,毛茸茸得很不起眼,但冬日过去再看,它们已经开出丛丛白色的小花。淮北的冬天草木凋零,这满树盛开的枇杷花,给人如遇天人的惊喜。更惊喜的还在后头。寻常的果树多是春天开花秋日果熟,初夏时节花褪残红青果小,没什么看头,而枇杷四五月间满树金果累累黄灿灿,“树碧碧玉叶,树叠黄金丸”,这样的情景,怎不教人惊讶感慨吟诵赞叹?看过一些艺术的写意画,其中一张颇为难忘:大叶墨黑,果实艳黄,几只胖乎乎的小雏鸡在旁边悠悠觅食,在这样一幅画前看着,眼约总有些担心,生怕一眨眼,那甜甜的水果就被鸡们啄光了。

成都的枇杷颇有名,像我们故乡岷山的梨园一样,五·一还办采摘节。但比枇杷更有名的是有一条同名小巷,枇杷巷,成名原因,是这里曾经住过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即大唐传奇女诗人薛涛薛洪度。作为营妓的薛涛是个不折不扣的美貌才女,儿时曾作“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一句诗,被当时还在做官的父亲认为大不祥。后来父亲亡故,薛涛迫于生计流落风尘,迎来送往于各色男人中间,果真是了父亲担心的“诗谶”。但毕竟是才女,打小诗书熏染,多少还是有些风骨的,晚年“退休”,她就隐居于枇杷巷,种菖蒲,种枇杷,菖蒲难开花结实,被视为祥瑞,枇杷开花凌寒,被视为高洁,爱慕她的文人王建如此赞颂:“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风尘里打滚过来的女诗人,厌倦了酒盏笙歌,要和枇杷花一起,在寒风里静一静了。

枇杷还有金丸、芦枝等几个名字,因为叶和果都与琵琶形似,这个名字叫得最响。枇杷与琵琶,像双胞胎的俩孩子,叫来叫去有时就走了神,有一个段子发生在明朝,画家沈周收到友人送来的枇杷,附信上却写成“敬奉琵琶”,沈周回信讥笑:“承惠琵琶,开卷视之:听之无声,食之有味。”恍然大悟的朋友作诗自讽:枇杷不是此琵琶,只怨当年识字差。若是琵琶能结果,满城箫管尽开花。“箫管开花”这个比喻贴切生动又仗工整,想这同学平日功课也不差,错写俩字纯粹笔误罢了。沈周这家伙也不厚道,这么好一盒子子都堵不住嘴,要是送我,哪怕写成泥巴,我也赶紧吃了,不说话。

域外风物

少年锦时

◎葡萄

去武夷山的路上不自量力地带了本《朱家酒讲北京》,结果翻来覆去只看得到进讲吃的几篇。虽说当中提及的好吃老字号早是无迹可寻,不算少的拿手好菜中道失传,再怎么描述其美味也是搔不到痒处,可引我饶有兴致读下去的,反而是吃之外的事。比如跑堂的伙计与顾客之间“处得像朋友一样”,大到场面上的宴请,小到几个人的便饭,伙计都能念着顾客的需求,张罗出一餐圆满。其对顾客口味、趣味、品味之熟稔,如今恐怕只能由app里的“购物推荐”完成,而前者叫人情味。我猜想,自己之所以对那些第宅园庭的白描文章不得耐烦,大概也是因为这种冷静、严谨、客观的笔法里缺少情感的痕迹。而没有故事,没有人,我的眼睛总是很快失焦。

走进山里的時候,眼睛是被密密匝匝的竹林吸引的。笋子大呀,可不是食品包装袋里切条切片的大小;竹子也是顶天立地地茂盛,没了画框,才晓得还能画到宣纸外老高。写生的重要恐怕真的是要你亲眼去看一看,才不会照猫画虎。而画于城市悄悄如我,竟被“干如篆、节如篆、枝如草、叶如真”的写意画蒙骗了多年,想当然以为竹子就是那么稀稀疏疏的枝叶,其外应是大片大片的留白,留给飞鸟,或留给题画诗。于是乐了,没成想

美国教育学家里欧·巴士卡里雅屡屡提到的学生们照着艺术教员的模板把一棵树画成一支大棒糖的糟糕案例,竟也发生在自己身上。为此我真羡慕同行的几位小朋友,能在这样早的年纪走进山野,在被文学、被艺术“灌输”之前,识得一花一树的真面目。

此外,我还羡慕山里人能日日常见惯的花草起些日常的名字。比如,用来煎饼的花就叫它“煎饼花”,简单明白,才不管它学名别号都叫啥。然而,这样的名字若不是有以花煎饼的生活经验,就是有多大的脑洞也想不出来。所以在当地向导开腔之前,我只能靠着先进科技满足自己的考据癖,让现代识图技术告诉我,它叫金樱子,是双子叶植物药蔷薇科植物。

山间木屋早起早睡的奶奶就是用这花煎饼给一路颠簸,入夜才进门的我们加餐作夜宵的。而后每一餐早饭,都有四碗小菜摆在桌上,耐心等着迟起的我从桌边好大一个电饭锅里盛两碗稀饭。她总是怯怯地问我菜合不合口,把都市穿梭人群面包、奶酪、煎蛋的“汽车早点”排除在想象之外。孙子辈儿的几个小孩子围坐在灶台边忙着拨柴弄火,奶奶就说:“烧着头发可不管,没那么多弯弯绕绕。夜里洗澡出来,端一盘绿绿的‘果

果’,也是简单的一句‘小妹,你吃’。后来才听当地一位老师说,光泽管这叫“文子”,平常也不做的,因为嫌麻烦。皮是以鼠草剪碎磨浆,拌入浸泡磨成糊的米,温火煮成面团后捏成;馅儿是以腌菜、香菇、豆干等搭配上好的笋子、腊肉;最后才像包包子似的入笼蒸熟。其工序之繁琐,不禁让人感叹,我们许是沾了这几个假期跟父母回乡玩耍的小孩子的光。

奶奶住的这座二层小楼是三十几年前建的,屋里没有洗手间,淋浴房在厨房的一角,大概是后来改建的。木质结构的房子不隔音,谁唱歌、谁走路、谁起夜都听得门儿清。除了大城市灯红酒绿的吸引力,这恐怕也是年轻人不爱居住的原因之一吧。说来也奇怪,人在刚刚独立时总爱嚷嚷独立空间这回事儿,但凡有一点干涉和打扰都吼至得不行;可独立得久了,就好像吃厌了一人份的便当,有时竟也怀念起挤挤挨挨坐在一处的聒噪了。除做茶外,据说当地妇女间还有“叫茶”的风俗,有啥话不憋着,只消端好茶,摆好果品,姐妹们进门就拉家常来。

雾是在行程的最后一天起的。突如其来雨的山雨把茶厂低矮的房顶砸得震耳欲聋,我们一面在棚子底下加工包装茶叶的袋子,一面担心明日下山的路怎么走。谁想晚饭后雨停了一时,雾就沿着山

起来了。等不及吃到饭,就被拉着跑进山坳里。房子有窗,窗外有树,树上有弥漫的仙气,眼睛所见终于和小卡片上一样了。于我,此行全是为了这张照片而来,至此方才没有遗憾,实在惊喜,也在幸运。照片是在站在青钱柳下取的景,对了,干嘛还要矫情地叫学名呢?因为若要叫它“摇钱树”时,十次总有八次会说“发财树”。有趣的是,这山沟沟里竟连一个商店也没有,沿途唯一经过的小卖部实际什么也不卖,几天下来,我竟一张钞票也没花。若是到茶不上瘾,来这儿没网、没咖啡馆,也没有奢侈品商店的地方待个把月,大概能治“剁手”。不过,这天地灵气、日月精华生养的茶,喝上一盏,想不上瘾,也难。

多年前,有人兴冲冲地拉我参观小商品市场体验生活;如今,有人伴我车行土路,爬没有台阶的山,睡没有洗手间的木房子。便想起相识的初衷,一是共鸣,一是新知。这一次都有了。朱家酒讲北京,曾引庄尚严一句“苦忆黄沙大北风”,家国沦陷时期,其思乡之心切,连风沙这等讨厌的事都成了好滋味。从武夷山回京的路上,天色随着每一公里黯淡阴沉,直到以雾霾黄沙扑面,我竟怎样也不觉得美。而去过南北极的姑娘只说:“习惯习惯就好了。”